

走进曲樟客家围屋

▲ 湘 雯

只有走进客家围屋，才能真实地触摸到客家为“客”的春秋，仰望到客家人真正的风骨和信仰，感受着客家人的精神。

合浦曲樟乡曲木村的客家围屋虽经近百年风雨，仍庄严地耸立，为大地下弥足珍贵的历史。初看围屋，冷峻的外貌，固若金汤的结构，给人以威严的印象。它之所以能在历史的长河中安然漂移，与其坚固的城防密不可分。最具有特色就是它的围墙，高 7.1 米、厚达 0.86 米，是用石灰、黄泥、河沙、食用红糖，以 2:2:1:0.1 的比例搅拌夯打而成的。

走近围寨，很静，偶尔一阵清风，树影婆娑律动，在那斑痕累累的围墙上，战争留下的痕迹清晰可见，那是枪炮打出的一个个小坑。围墙四周不开窗户，只有麻密星点的枪炮眼口，城垣的四大转角处及城门上面都设有碉楼，碉楼多数高出土围屋一层。

走进客家围屋，可以看到内墙半腰筑有骑马道，将整座城墙、四角的炮楼及门楼紧密联系连接起来。门是整个土围屋的安危所在，设有板门、闸门、便门、栅栏门等 3 道 5 层式的连环防卫门，门楼的门第一重是大门扉，第二重是拖枕，非常牢固。听住在围屋的长者说，这墙和门非常坚固，即使有强匪入侵，第一重第二重都被攻破了，也不一定能进得去，因为在门楼后右边不显眼处还有一道矮墙，墙上有枪眼，是防守的第三关。

我们知道，客家围屋历史渊源悠久，承载着丰厚的文化底蕴，客家人是汉民族中一支具有独特精神和文化传统的族群，又是一支迁徙民系。北海自古为百越之地，聚居的先民为雒越族的土著民，自秦平南越后，由于战乱等原因，历代均有大批中原汉人南迁，客居他乡，故称“客家”。因战乱饥荒等原因，黄河流域的中原汉人被迫南迁。曲樟乡客家人陈氏十五代祖先陈瑞甫就是从中原迁来的。由于当时的南方平坦的地区早已有人居住，因此他们只有迁至山区，于是有“逢山必有客，无客不住山”之说。

当客家的先民来到陌生的地域之后，既要面对恶劣的自然环境，又要面临当地原住民的排挤，处处摩擦不断，时时强盗来犯，要想站稳脚跟，守住地盘，他们必须聚居，靠血缘关系团结起来，与天斗，与地斗，与人斗，最终形成了今日坚固的客家围城这一相当庞大的家庭建筑群落，在同一围墙内居住着一个庞大的宗族。

陈氏客家围屋呈平面布局，整体属方形类型。它由“老城”、“新城”两部分构成。“老城”始建于清光绪八年(1883 年)，“新城”始建于光绪廿一年(1896 年)，总面积 6000 多平方米，“老城”为“二横二堂”，“新城”为“三横二堂”，堂与堂之间以天井相隔，上厅堂为祖公堂，是供奉祖先神位的地方，是祭祀活动的圣地，又是宅内喜庆宴客的场所。这里的祭拜活动具有很现实的、理性的“入世”意义，如保佑发财，祈求贵子等等，并不像西方宗教那样追求“出世”、反理性的观点，这种祖公至高无上的“敬祖睦宗”观念，强烈地渲染出祭祀环境的永恒，像这种使祖堂处在核心位置，主次分明的空间布局，一方面是客家人崇敬祖宗的突出表现，另一方面也体现出封建道德和礼仪。只见在厅堂正上方，还悬挂着一块流光溢彩的金匾，正上横雕有双龙戏珠，左右两龙腾云相视，上书“春酒介眉”四个道劲有力的大字，虽经百年，颜色依旧像新的一样。

再看门口的红色对联和窗户上的各色窗花，均是名贵的酸枝木，素木本色，屋顶上面飞檐翘角，也没有精致的雕刻，处处透着清淡平实，是一曲和谐的交响乐，将理性与感性完美地结合在

一起，这种创作思维不仅呈现出极为多样化、多层次的独特审美形式的融合，又成功地完成了它的建筑任务，经百年洗涤，仍古色古香。再就是东西两侧的建筑必须对称老房子的木窗，老屋里的天井、木窗、水井、牌匾透出非常古老的光，让人误以为时光流转向从前的岁月。

下厅堂为门厅，以正厅堂为中轴，以祖堂为核心，向前逐步延伸，向左右对称发展，以厅堂和天井为中心，在四周设立几十个或更多的生活单元，适合小家庭自由活动，几十人或数百人同居于一座围楼，既热闹，又各不相扰，相处非常和谐，他们祭祀围屋内的同一宗祠，共用晒场、水源、林地等生活设施，形成一个自给自足，自得其乐的小社会，体现了客家人的宗族精神。了解了这些，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客家人那样团结一心，为什么客家人那样人才辈出。反映了客家人强烈的凝聚力和向心力，也体现了客家人因远离中原故土而怀“慎终追远”的心态。

从后面的小土梯上到矮墙，站在墙上透析客家围屋的空间构成，我们发现那些有序的节奏感、完整性和主次关系，强烈地表达了人本主义的理性色彩。作为一种传统，一个坐标系，客家围屋记载着那一时代客家人的生活观念与生活方式，记载着那一时代客家人的交往情景和交往方式，也记载着其传统的礼制和伦理观念。它讲究室内外空间的渗透与交融，追求人工与天然的统一，强调将建筑融入环境，与之相互衬托，追求理与情的统一。

曲樟围屋的吸引力不仅仅在于它的古老，还在于古老的文化背景下演绎着的动人故事。1906年，客家围屋的后人陈文山提供200两银子资助有志少年陈铭枢去广州黄埔陆军小学读书，后陈铭枢投笔从戎，成为著名的爱国名将。1938年，陈文山的后人陈承臻常为活动在曲樟、公馆一带的抗日游击队招兵买马，置办粮草。土围屋里的谷米、洋纱、布匹及银元、铜板等钱物源源不断地运出。当地的共产党员陈华、谭俊、陈铭碧（合浦原县长）等在土围屋开展了地下活动。新中国成立后，曲樟土围屋曾作为当地供销社、食品站及政府部门的所在地。

望着整个壁垒森严的围屋，猜测着其中的意味。这里的各种外部装饰设计处处彰显着客家人的意识、信仰、智慧、性格，很显然，跟故宫相比，这里的建筑可能太简单，但多了一份亲切和憨实。是谁把生命的艺术那么完整、那么巧妙、那么不折不扣地融入自己的居所建设？一位当地的长者意味深长地说，所有的文化、习俗等都是从古至今自然保留下来的。没有过于张扬的文化“举止”和“排场”，从明清就矗立在这里的围屋，就像一位饱经风霜的智者，平静慈祥地看着脚下的流水和俗尘的欲望。

这沙石夯筑起的围墙里面隐藏着多少辛酸，这沙石夯筑起的围墙里面又寄托着多少希望。现在没有多少人居住的围屋显得空空荡荡的，有些孤寂。但是，客家围屋是有表达能力的，表达了客家人对自然和人文的理解与认识。他们把山水、阳光、空气和人等全部整合到一起来建造房屋，建起来的就是一片蓝天下最有个性、最有个性的民居了。可以说，全世界再也找不到像客家围屋这样别致的居所了，它是一方既独立又开放的客家风情园，民居古朴、宗族祠堂雅致、青墙黛瓦，内有滋养生命的老井。客家围屋，每一个角落堆积起来的都是文化！

如今我们装修房屋，无非是花钱在墙体上增加装饰，谁会去考虑与外面的山水相呼应呢？现代化的豪宅，可以说堆积起来的不过是金钱而已，当我们从繁华都市赶来的“路人”都冷静下来，自由自在地在无语的围屋间悠然地漫步，尘世的喧嚣和名利的争夺便远去了，心灵得到净化，灵魂得以升华。